



蓝血人

卫斯理 著

珍藏版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珍藏版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珍藏版

蓝血人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血人/卫斯理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8. 9

(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: 珍藏版. 第一辑)

ISBN 978-7-80678-874-5

I. 蓝... II. 卫...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5928 号

本作品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发行
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字版, 未经许可, 不得翻印

图字: 09-2008-040 号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(珍藏版)

蓝血人

卫斯理 著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陈飞雪

装帧设计 袁银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· 印张 7.25 插页 3 字数 92,000

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78-874-5/I · 164

定价: 19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512 - 52397878

· · · 几句话

写了四十多年小说，论者将拙作分为三个时期：早、中、晚。此次出版的一批，属于早期和中期的上半。三个时期的创作风格有相当程度的不同，所以风评不一。本人并无偏爱，但读友对早期的作品，颇有好评，大抵是由于在早、中期作品之中，主要人物精力充沛，活力无穷，所以使故事曲折多变，小说也就格外吸引人。此次重新出版这批作品，正好让大家来证明这一点。

四十余年来，新旧读友不绝，若因此而能有新读友，不亦快哉！

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六日

• • • 序言

《蓝血人》是第二个科幻故事，写了一个有家归不得，虽然大具神通，但是在地球上却恹恹惶惶、十分可怜的外星人。这个外星人来自土星——不算太远，其实可以写得远一点，但当时，在二十几年之前，外星人的故事还不是很流行的时候，土星来客，已经算是十分新奇和遥远的事了。

《蓝血人》的故事，牵涉的范围十分广，故事的结构也相当复杂，多线进行，所以篇幅较长。因此在新校修订时，将之分成了两部分，目的是希望读者阅读时更方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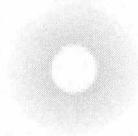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中有许多“道具”及“物件”。在二十几年前，仅在想像中的物事，如今早已极其普遍了，读者当可以留意得到。而卫斯理第一次知道有外星人，感觉也十分有趣。

这个故事，这次修订的地方较多，虽不至于可以说“改写”，但也实在和原来有相当的差异。若以前曾看过这个故事的，一定可以觉察出来。

卫斯理（倪匡）

• • • • 目录

• • • • 第一部	一个流蓝色血的男人 • • • • 1
• • • • 第二部	遥远的往事 • • • • 15
• • • • 第三部	严重伤害 • • • • 25
• • • • 第四部	太空计划中的神秘人物 • • • • 41
• • • • 第五部	莫名其妙打一架 • • • • 51
• • • • 第六部	偷运 • • • • 63
• • • • 第七部	神秘硬金属箱 • • • • 79
• • • • 第八部	博士女儿的恋人 • • • • 97
• • • • 第九部	逼问神秘人物 • • • • 119
• • • • 第十部	古老的传说 • • • • 139
• • • • 第十一部	月神会 • • • • 159
• • • • 第十二部	井上家族的传家神器 • • • • 171
• • • • 第十三部	科学权威的见解 • • • • 193
• • • • 第十四部	某国大使亲自出马 • • • • 211



第一部

一个流蓝色血的男人



第一章

一个普通人的成长



到日本去旅行，大多数人的目的地是东京，而且是东京的银座。但是我却不，我的目的地是北海道，我是准备到北海道去滑雪和赏雪的。世界上有三个赏雪的最好地方：中国的长白山、日本的北海道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。

我在北海道最大的滑雪场附近的一家小旅店中，租了一个套房。我的行踪十分秘密，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是什么人。这间小旅店，在外面看来，十分残旧，不是“老日本”，是绝不会在这里下榻的，但这里却有着绝对静谧的好处，包你不会碰到张牙舞爪，一面孔到东方来猎奇的西方游客。

店主藤夫人，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，她的出身没有人知道，但是她的谈吐却使人相信她是出身于高层人家的。对于年轻而单身的住客，她照顾得特别妥善，使你有自己的家便在这高耸的雪山脚下之感。

一连几天，我不断滑着雪。有时，我甚至故意在积雪上滚下来，放松自己的肌肉，将雪花滚得飞溅，享受着儿时的乐趣。到了第五天，是一个假期。我知道这一天，滑雪的人一定十分多，我便不想出去，但是到了中午，我实在闷不住了，又带了滑雪的工具，坐着吊车到了山上，而我特地拣了一个十分陡峭的山坡，没有经验的人，是不敢在这里滑下去的，所以这里的人并不多。

那是一个大晴天，阳光耀目，人人都带上了巨型的墨镜。我从那山坡上滑了下去，才滑到一半，突然听得后面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尖叫声。我连忙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穿红白相间的羊毛衫，并戴着同色帽子的女孩子，骤然失却了平衡，身子一

侧，跌倒在雪地之中。

这个山坡十分陡峭，那女孩子一跌下来，便立即以极高的速度滚了下来。

这时，另外有几个人也发现了，但是大家却只是惊叫，并没有一个人敢滑向前去。那是可想而知的情况，因为那女孩子滚下来的势头，本来已是十分急速，如果有人去拉她的话，一定会连那人一起带着滚下去的。而从那样的山坡上滚下去，只摔断一条腿，已算得上上大吉的事了。

在刹那间，我只呆了一下，便立即点动雪杖，打横滑了过去。

那女孩子不断地惊叫着，但是她的叫声，时断时续，声音隐没的时候，是因为她在滚动之际，有时脸向下，口埋在雪中，发不出声来之故。

我打横滑出，恰好迎上了她向下滚来的势头。

而我是早已看到了那里长着一棵小松树，所以才向那里滑出的，我一到，便伸左手抓了那棵小松树，同时，右手伸出了雪杖，大叫道：“抓住它！”

那女孩子恰好在这时候滚了下来，她双手一起伸出，若是差上一点的话，那我也无能为力了，幸而她刚好能抓住我雪杖上的小轮，下滚的势头立即止住，那棵小松树，弯了下来，发出“格格”之声，还好没有断。

我松了一口气，用力一拉，将那女孩子拉了上来。或者是她的肤色本来就洁白无比，也或者是她受的惊恐过了度，她的面色，白得和地上的雪，和她身上的白羊毛衫一样。这时，有



很多人纷纷从四方八面聚过来，有一个中年人，一面过来，一面叫道：“芳子！芳子！你怎么啦？”

那人到了我们的面前，那女孩子——她的名字当然是叫芳子了——已站了起来，我向那人看去，心中不禁奇怪起来。

来的那个人，在这个地区，甚至整个日本，可以说都有人认识他的。他是日本最具经验、最有名的滑雪教练，我不止一次地在体育杂志上看过他的照片。而我立即也悟到，我救的那女孩子芳子，一定便是日本报纸上称之为最有前途的女滑雪选手草田芳子了。

草田芳子的滑雪技术，毫无疑问在我之上，但是她却会从高处滚下来，由我救了她，唉，这当真可以说是怪事了。我正在想，已经听到芳子道：“幸亏这位先生拉了我一把！”

那教练则粗鲁地道：“快点走，这件事，不能给新闻记者知道，更不能给记者拍到现场的照片。”

芳子提起了滑雪板，回过头来，由于她也和其他人一样，戴着黑眼镜，所以我也根本看不清她的脸，只觉得她的脸色，已不像刚才那样苍白了。她问我：“先生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我拉住了她，但绝对没有存着要她感恩图报的心理，我自然不会将真姓名告诉她的。我想起了我下榻客店店主的姓，又想起我这是第三次到北海道来，便顺口道：“我叫藤三郎。”

芳子道：“你住在……”可是，她这一句话没有问完，便已经被她的教练拉了开去。

她的教练当然是为了她好，因为一个“最有希望的滑雪女

选手”，忽然自山坡上跌了下来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笑话。

我也并不多耽搁，依照原来的计划，顺利地滑到了山脚下。然后，我提着滑雪板，向前慢慢地走去，我心中对那件事，仍然觉得很奇怪，认为芳子不应跌下来的。但我只不过奇怪了一下而已，并没有去多想它。不一会，我便回到小客店中。

天色很快便黑了下来。我约了邻室的一位日本住客和我下围棋。那位日本住客，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日本外科医生，已有六十上下年纪了，棋道当然远远在我之上。正当我绞尽脑汁，想力求不要输得太惨的时候，只听得店主藤夫人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藤三郎？没有这个人，我倒是姓藤的，芳子小姐，请你到别家人家去问问吧。”

接着，便是芳子的声音。

只听她轻轻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都问过了，没有。他年纪很轻，穿一件浅蓝色的滑雪衣，身体很结实，右手上，戴着一只很大的紫水晶戒指……”

芳子讲到这里，我便不由自主地缩了缩手。

这时候，我当然不是穿着一件“浅蓝色的滑雪衣”，而是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和服了。但是我的手上，仍然戴着那只戒指。

而就在我一缩手之际，那位老医生却一伸手，将我的手按住，同时，用十分严厉的目光望着我。我起先还不知道他这样望着我是什么意思，当然立即便明白了，因为他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小伙子，想欺骗少女么？”



他将我当作是负情汉，而把芳子当作是寻找失踪了的情人的可怜人了。我忍不住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，我才笑了两声，便听得芳子又惊又喜的声音道：“是他，就是他！”

藤夫人还在解释，道：“他是一个从中国来的游客，芳子小姐，你不要弄错了。”

然而藤夫人的话还未讲完，芳子几乎是冲进了我的房间，她满面笑容地望着我，向我深深地行了一个礼道：“藤先生，请原谅我。”

那位老医生眨着眼睛，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是他显然已知道自己刚才的判断错了。

事情到了这地步，我自然不得不站起来，告诉她，藤三郎并不是我的真名字，只不过因为不想她报答我而杜撰的。芳子始终保持着微笑，有礼貌地听着我的话。

我一面说，一面打量草田芳子，她本人比画报上、报纸上刊载的她的相片更动人，那是由于对着她本人，就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。那种亲切的感觉，是由于她美丽的脸型、和蔼的笑容，还有温柔的态度所组成的，使人感觉到说不出的舒服。

她穿着一件厚海虎绒大衣，更显得她体形的娇小，而由于进来得匆忙，她连大衣也未及脱下来。

老医生用棋子在棋盘上“啪啪”地敲着，道：“究竟怎么一回事？”

芳子笑着，将日间发生的事，向他说了一遍，然后，她忽然道：“我想我不适宜于再做滑雪运动了。”

我奇怪道：“在雪坡上摔交，是人人都可能发生的事，何必因之而放弃你最喜爱的运动呢？”

芳子脱了大衣，坐下来，拨旺了火盘，缓缓道：“不是因为这个，而是我在积雪之中，眼前会生出幻象来，使我心中吃惊，因而跌了下来。”

我早就怀疑过草田芳子摔下来的原因，这时听了她的话，心中的一点疑问，又被勾了起来，道：“芳子小姐，你究竟看到了什么？”

草田芳子道：“我看到了一个男子……”

她才讲到这里，老医生和藤夫人都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，连我也不禁失笑，因为芳子的话，的确是太可笑了，看到了一个男子，这怎叫是“幻象”呢？

芳子的脸红了起来，她道：“不要笑我，各位，我看到一个男子，他的手背，在树枝上擦伤了，他就靠着树在抹血……他的血……他的血……”

芳子讲到这里，面色又苍白起来，我连忙问道：“他的血怎样？”

芳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一定是眼花，他的血，竟是蓝色的！”

我笑道：“芳子小姐，那只怕是你的墨镜的缘故。”

芳子摇头道：“不！不！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除下了墨镜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他的血是蓝色的，他的皮肤很白，白到了……难以形容的地步，血的确是……”

芳子才讲到这里，我不禁悚然动容，道：“芳子小姐，你



说他的皮肤十分白，是像白中带着青色的那种看了令人十分不舒服的颜色么？”

芳子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……你也见过这个人，那么，我见到的，不是幻象了！”

我闭上了眼睛，大约两秒钟，才睁了开来。

在那两秒钟之中，我将一件十分遥远的往事，记忆了一下，然后，我道：“你先说下去。”

芳子点点头，她显得有些神经质，道：“我指着他道，先生，你的血……那男子抬起头来，望了我一眼，我只感到一阵目眩，便向下跌去了！”

我喃喃地道：“一阵目眩……”

我的声音很低，又是低着头说的。大家都在注意芳子的叙述，并没有人注意我。而我只讲了四个字，也立即住口不言了。

芳子喘了几口气，道：“我在跌下来的时候，心中十分清醒，我知道从那么陡峭的斜坡上跌下去，是十分危险的，也会大受影响的，然而，我竟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，就跌了下来，若不是卫先生……”

她讲到这里，略停了停，用十分感激的目光，向我望了一眼。

我连忙道：“那是小事，草田小姐可以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芳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卫先生，我是不会忘记你的……”她一面说，一面又向我望了一眼，带着几分东方女性特有的羞涩，继续道：“而我被卫先生扶住之后，还想着那件

事，便抬头向上望去……”

我插言道：“草田小姐，当时我们的上面，并没有什么人！”

芳子点头道：“是，这使我恐怖极了，因为那人除非是向下滑来，否则是极难在那样的斜坡上，回到山峰上面去的，但是他却神秘地消失了……”

草田芳子讲到这里，藤夫人好心地握住了她的手，老医生则打了一个呵欠，道：“草田小姐，你可要我介绍一个医生给你么？”

草田芳子急道：“老伯，我并没有看错，我……”

老医生挥了挥手，道：“我知道，每一个眼前出现了幻象的人，都以为自己所看到的是实体，但当幻觉突然消失之际，他又以为自己所看到的東西，突然消失在空气之中了！”

芳子怔怔地听老医生讲着，等老医生讲完，她双手掩着脸，哭了起来，道：“那我不能参加世界性的滑雪比赛了。”

藤夫人同情地望着草田芳子，老医生伸了伸懒腰，向每一个人告辞，回到他自己的房中去了。我穿上了一件厚大衣，道：“草田小姐，你住在什么地方？我送你回去，还有些话要和你谈。”

草田芳子已经渐渐地收住了哭声，也站了起来。藤夫人送我们到门口，外面正在下着大雪，非常寂静。我和草田芳子并肩走着，我不断地望着后面，我的行为也被草田芳子觉察到了。

草田芳子忍不住问我：“卫先生，有人跟踪我们么？”



我这时的心情，十分难以形容，虽然，我们的身后没有人，但是我心中却老是有异样的感觉。

我抑制着心头莫名其妙的不安，道：“草田小姐，你是一个人在这里么？”

草田芳子道：“本来是和我表妹在一起的，但是表妹的未婚夫在东京被车子撞伤了，她赶了回去，我和我的教练住在一家酒店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今天晚上，你如果请你的教练陪你在房中谈天，度过一夜，这方便么？”

芳子的脸红了起来，立即道：“哦！不！他……很早就对我有野心了，如果这样的话……”她坚决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！”

我又道：“那么，在这里，你可能找到人陪你过夜么？”

芳子的眼睛睁得老大，道：“为什么？卫先生，我今晚会有危险么？我可以请求警方保护的。”

我道：“那并不是什么危险，草田小姐，你千万不要为了今天的事而难过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你今天看到的那个人，是真的，而不是你的幻觉，你的滑雪生命，并未受到任何损害！”

芳子惊讶地望着我，道：“你如何那样肯定？”

我又闭上了眼睛几秒钟，再一次，将那件十分遥远的事，想了一想。

我在心中叹了一口气，撒了一个谎，道：“在我刚才扶住你的一刹那，我也看到了那个人，他正迅速地向下滑去！”